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八

曲園居士

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歲有甲戌月
甲戌日甲戌時乙酉歲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丙申
歲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丁未歲有丁未月丁未日
丁未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
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
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
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
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

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爲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爲擇得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爲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友人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爲余言此因爲記之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古有此說是冥冥之中固有簿書記載矣世間每遇水火灾劫輒有人夢見冥中繕寫冊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豐之初粵寇萌芽有海鹽

人查某者夢至一處見文書堆積如山數十人繕寫猶若不及極閒懸一聯云弱柳瓊簫似有劫落花銅鼓佛無靈意不可解而其語則頗可誦也

黃岡縣易氏女子化爲男余已載在第一卷矣有偏嫗某姓者善河南蘭儀縣鄉間某氏女子已許嫁矣某翁善平性好善其女病數日忽化爲男言於父母驗之信乃使人告之夫家其親家翁曰此翁爲善之報也吾有親女願卽以嫁之親嗜無失爲親不亦善乎某翁大喜仍贈二姓之好後生子女而母故在甥凡衣服縫紉之事父輒分任其勞蓋素習女紅雖爲男子猶未忘故技

也

牙牌之戲相傳起於宋宣和時其來久矣近世有牙牌
數一書借以占卜蓋亦古者棋卜樗蒲卜之類也兄子
履卿言光緒己卯歲江南鄉試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
牙牌數其辭云大開圍場射鹿得麋顧盼自喜中必
雙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一顧姓一章姓顧字明見
數中而射鹿得麋句暗影章字尤爲巧合也

任司馬江蘇人談者不言其名字需次浙中寓會
怪異一日失去洋錢三枚正相詰問忽空中語曰我
假也三日當奉還越三日果得其一二問尚有其一何

曰此尚須遲一日耳越日果得之嗣後頗有假貨或價
或否而不見其形司馬偶坐聽事前忽見一人過其簷
下其形夭矯幾及丈餘疑蛇精也司馬有女公子刺繡
於樓晨起視之則於空處懸縹一人面異而傳觀空中
語曰此我所爲卽我之像也汝曹欲識我貌觀此可矣
其面不辨爲男爲女惟上有兩角面色白角則黃色其
餘口鼻之類尙與人無大異至今此像尙在司馬家司
馬遷屋避之輒隨之至不知其究竟如何也

咸豐間江都符南樵孝廉主講松江之柘林書院與同
人爲談箕之戲有女仙降壇自稱唐時人姓韓名碧霞

父諱爲蘇州刺史時江蘇尚陷於賊問何時賊平其筆
作一詩有二句云掃開雲霧見青天正在遼東獻永年
後賊平在癸亥歲符永年之語又蘇州陸鳳石潤庠之
封翁九芝先生於咸豐閒扶箕問鳳石科名事箕筆書
七絕一首其末句云金階拜向捲簾時後鳳石以同治
甲戌大魁天下是歲

毅皇帝親政

皇太

后撤簾箕詩捲簾之句詢有先見古稱山鬼知一機事
此殆不止一歲矣

崑山縣有地名茜墩咸豐四年夏有村童金姓者年十
五歲刺小舟放鴨湖中正寅緣葦閒俄仰然作書往顧

怒吼白浪如山人與舟俱被風挾至空中俯視雲氣迷濛下不見地自思設或墜下必糜爛矣忽來一老者衣黃色衣鬚髮幡然手執麈尾指曰去去人船俱從空而下墜於平地一無所傷距其家三里矣觀者環堵咸其歎異牽其舟下水送還其家

蘇州開元寺前有大石獅二歲月既久頗著靈異繼門以內地甚荒僻居人多以蔬圃爲業一夜三更後守圃者見有物在圃中齧食蔬菜其形龐然不知何物亟返呼眾共視則已杳矣嗣後連夕皆然乃糾眾伺之夜半物果至撲出噪逐物狂奔而去至寺前乃止追視之石

鄉也。遂鑄大鐵釘釘之。自此不復夜出。

朱祥麟，蘇州人。素佻達，好漁色。偶飲於友人家，而歸時夜已深矣。路無行人，至護龍街，見少婦獨行，睨之美。而歸尾其後，徐以言挑之。婦微笑，招以手。大喜，隨之行。至一處，婦推門引朱入屋，不甚大，而陳設頗華。遂同入房中。鏡奩脂盞，無不精美。牀上則綺帷羅幔，繡被錦衾，更極富麗。婦解衣，裙置枕上。僅留衫服，皓質呈露。促朱先。朱求心蕩，不能自持。方欲登牀，忽火光灼燄，十數人擁入，手執燈籠，皆有蘇州府城隍字。俄頃之間，所見人物一時都杳。其地則在范莊前石欄杆外，近水處也。駭極。

癡立適有武并行夜至此知爲鬼迷迷之歸此等景象
必溺鬼幻爲之使非神燈一照是人必於溫柔鄉中矣
足矣可不懼哉

山東登萊青道署有朱藤一本數百年物也其藤蜿蜒
繁繞所蔭可數畝許花時紫豔紛披掩映戶牖閒清香
襲人相傳其樹有神當風清月白往往見之民間有疾
病者得其一花一葉即可療治以是爭來禱祀香火不
絕署中有空屋數間花落輒掃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
凡新官入署必祭焉潘傳如中丞嘗爲是官循例致祭
特以藤一大張澆其根土其夜兩花神皆見形一爲老

蘇州人姜少甫與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燒香瞻禮既
花開尤盛

蘇州人姜少甫與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燒香瞻禮既
畢循途而歸至萬松嶺下石忽腹痛卽於道旁遺矢焉
忽有一鴈自空而下攫其帽以去急起奪之而鴈愈翔
愈遠高入雲際不可復見二人大駭踉蹌歸舟至暮而
石病作頭痛身熱頗不可堪夜半忽夢入一城開城中
人此爲何地或告之曰紹興嵒縣也俄至一廟中有碑
甚高刻申莊二大字而日閒所失之帽儼然在碑上大
書引手欲取之旁一僧止之曰不能不能且待四年後

來取遂滿次日病殊未減爰與余門下士王夢微有舊以夢微能醫令石力疾就診因自述其夢夢微診其脈但感受風寒耳初無他也授之以方惓惓辭去云卽日還蘇不知究竟如何余謂此人之病自因風寒當腹痛時已伏病根鴈之攬帽會逢其適既有是事因有是夢夢由心造與病初無涉也

蘇州陸墓村人某甲當兵亂時於途閒得人家所棄子畜之爲子比長爲取妻甲夫婦初不知子之父母爲誰其子并不知別有父母也光緒六年甲婦病篤死而復蘇呼其子語之曰我在真中見爾母乞還其子我已許

之矣後母某氏汝父則尙在人開姓某名某住蘇州城中某處汝宜攜爾婦歸無使我失信於爾母也言已遂卒其子以爲亂命不之信次日有蘇州人至其姓名與甲婦所言同索還其子甲問事越二十年何忽見索其人曰夜間亡婦見夢言曩所失子在君家今向君家婦乞還承其見許故來此願與子俱歸也甲問其家住何所則亦符合乃謂其子曰此真爾父矣吾幸已有子汝攜婦以歸可也其子始泣謝而去

杭州西湖瑪瑙寺故址前有巨石一方俯臨湖濤名停鴈石有某寺僧擬刻金剛經於上乃就石旁編木爲棚

招集工匠於其中將於次日斲刀焉忽有一人衣黑
衣青色半臂至棚中與工匠閒話問爾輩來此奚爲
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時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貽後悔
眾工因詢其所居曰卽在石旁不遠耳及次日將事
刻工匠徧覓其人不得偶言於松木場茶寮中有聞者
曰石旁固無居人得無龜精乎駭而問之曰此石下舊
有龜精人往往有見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爲人害今
刻經於其上則彼爲所鎮壓不得出入自由宜彼之意
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兩山爲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
不少矣必此蓋與僧再議之眾疑僧謬半是日因循未

劉越嶽而歟工或病於目或病於臂乃覺其有異言於
僧改刻他處

某甲農人也嘗以爭田致人於死後卽於所爭之田穫
稻忽雷雨驟至甲呼其子偕歸其子尙幼隨之行見空
中人馬喧闐無慮數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負一物若魚
網者旣近有青衣者二人奪其父所穫稻去又數人以
網蒙其父頭炬火卽從之下擊辟慄一聲其子驚仆起
視則其父死矣變所見諸人皆化爲雲氣騰空而去
桐鄉周鑑厓士綱少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秋闈不售一
日自佗處歸夜泊舟村落閒望見臨水一家有樓翼然

樓窗外有碧火如環旋轉不定異而呼用人訊之舟人
見而駭曰縊鬼求代多作此狀吾屢見之矣此家必有
將縊死者慎勿聲鬼爲人所覺且移禍於人周奮然曰
見人死而不救非夫也登岸叩門大呼其家出問告以
故大驚蓋姑婦方勃蹊婦泣涕登樓姑猶嗷嗷未已也
聞周言亟共登樓排闥而入婦手持帶立牀前神已凝
矣呼之踰時始覺舉家共勸慰之乃已周次日抵家夢
一老人謂之曰子勇於爲善宜食其報周曰此何足爲
善必欲食報者他不敢望敢問我於科名何如老人笑
而示以掌掌中有何可成周學庸而歎曰科名無望矣

其以年竟登賢書是科主試者爲何公始悟夢語之巧合也

同治乙丑年浙江補行鄉試是年夏嵎縣有人夢至一廟廟中有神南面坐其旁胥吏甚夥各負一牌呈神坐前神執筆於牌上點之乃各負之出夢者隨而問曰此何牌也負牌者曰牌上姓名皆今年鄉試中式人也夢者見一牌上大書裴治成三字其旁尙有小字數行問此小字何也曰皆其所行陰德也庸而訪之則邑中諸生果有裴治成其人者往告以夢裴笑曰吾不應試十餘年矣精力衰積學問荒落自分此生報謝場屋無望

不能踐習幻夢也夢者偏告裴之姻族咸縱哭之乃赴
試竟舉於鄉或問裴有何陰德裴曰無之周問乃曰前
年族人有一婢將置之死吾力救而免之且爲擇壻而
嫁焉此或一事乎餘事則非所知矣蓋無心之善作者
猶不自覺而鬼神則已紀錄之也

會稽王淵舟濟泰工爲制舉文而困於場屋性好施予
一日有里人以硯來求易錢一千視其硯凡石也卻之
其人顏色慘沮問其故則其婦方產勢甚危殆欲以此
硯易錢招白洋媼婆白洋媼婆者越中乳醫之最良者
也遂畱其硯而予之錢久之念此婦未知已產未使問

之其家則婦死矣無以敘其姑亦老且病號咷欲自盡
王惻然急取敝衣數襲洋錢十枚親送與之至咸豐乙
卯歲元旦之夕夢一婦人向之叩首曰妾卽往歲以產
而亡者也手以一黃紙條示之有朱書曰臣十七寤而
不解所謂是歲應秋試入闈中所坐號適爲臣字十七
及題目出文思泉湧榜發中式

山陰倪某幼時曾一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善治生家
固殷賑人極長厚鄉里稱善人也同治癸酉歲年五十
餘矣其鄰有張君者故粵東一縣丞以病免歸自言判
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歲之春勸倪赴鄉試倪笑謝之

張言之不已一日密謂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邪宗人
名節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職此之故其必往耶曰誤也
倪憶十五年前有親串家一少婦夫亡守節其兄公以
莫須有之事污職之謀出之而奪其財事垂成矣爲力
白之乃曰此事張所不知也始心動然久拋舉業懼不
中程式乃先作文十餘篇并乞名平點定及入場四書
題三道皆在其中錄之而出榜發中式乃歎曰張君果
知真事不吾欺也

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讀書家塾私與僑童鬪蟋蟀角
勝負宗伯公所蓄者巨喙而黑質每鬪必勝公竊愛之

夜閉之籠巾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
股斷焉懊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蟻曳之
將入於穴始知爲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
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糴物引蟻出大布火藥於地
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時而斃爲之撫掌稱快既而悔焉
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
詹事授奉天守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
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
然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注學使一
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儲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

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
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
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
所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
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
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
面黧黑無髭左右侍者甚眾長官問公曰有多人訟爾
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
蟻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
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

蟻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噉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既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足以示罰矣眾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邪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慕腥羶污生人之廚竈侵死者之墓隧罪不勝誅若再誼譁當科罪如律眾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爲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卽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遇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

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
所遇之客卽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懍懍若非祖德所
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
年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
丙辰歲 廷對後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
仁廟更定爲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尙書以資
格將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 宣廟

悼惜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故事尙書歿於官得

予諡禮臣以請會畿輔旱 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
不得諡殆卽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

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
道光閒有某觀察者性廉靜公事之暇輒至齋中讀書
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內寢日以爲常會屆中秋節制府
某公素貪黷餽獻不滿意輒中傷之觀察不得已枉法
得白金五百兩置書篋中將以備書函并字之需時秋
高夜靜月色皎潔方執卷吟唔忽飄風入戶爲之慄然
突見一女子戴黑紗幘頭衣粉紅綃衣近案而立正驚
顧聞其後又立一丈夫赤髮深目鬚如蝟毛直前謂觀
察曰公所得金盃以爲長者壽觀察未之應而女子袖
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爍如一匹練觀察懼發篋出金

陳案上女子盡納之袖丈夫又謂觀察曰以公平時固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義物非公所宜有謹將去成公之廉言已與女子俱出倏忽不見殆古劍俠之流歟觀察祕其事旋移疾歸既歸里始與所親者言之

江西南昌府照牆後有老屋數間故礮局也咸豐三年粵賊圍城營於沙井其地有文孝廟爲賊所踞廟牆堅厚城中發礮擊之不能破有人夜過照牆後見黑面人數十輩從礮局出言願助官軍殺賊次日訪之則無人焉知爲礮神言於官掘地得大小礮甚多重三千斤者十三尊重四千斤者一尊昇至登江門礮臺向文孝廟

擊之牆壁皆毀斃賊無算遂解南昌之圍南昌人謂之神礮

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升迎養其太夫人於金陵太夫人偶得疾夢神人告曰我因寇亂身陷獅子街井中如能救拔必有以報疾不足憂也太夫人覺言所夢公命人浚井果得一石像詢之士人曰從前江甯城中本有石將軍廟燬於賊失其像今所得者卽是也公因爲立廟井旁頗著靈異至今香火不絕惟石將軍不知何人相傳爲東晉人司馬流按晉書蘇峻傳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

馬流其他無所表見千百年後尙能廟食人間亦可異也

同治八年四月江甯城糯米巷民宅中一井晨汲得油數瓶油盡始得水明日復汲亦然如是數日城內外悉聞知觀者填門其家厭之白縣令封閉其井長洲朱君孔彰時寓安品街距其地不數十步使人汲井驗之果如菜子油入燈盞可然

溧陽崔雲貧甚無以爲家寄居僧寺讀書至丙夜忽聞寺後山上有車馬聲啟後戶視之無所見俄而聲益近有人叩戶曰小吳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發

問客曰君毋怖我廣西人亦讀書籍諸生爲賊劫至江南後入官軍中從張將軍戰死於此聞君讀書竊所愛慕山中無佳侶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爲小吳王我亦不復更念人閒世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鸞今流落在廣東香港君可至彼訪之如不嫌鄙陋卽以備箕帚可也言已別去崔怪之欲從其言往訪女然以道遠資糧屢猝不易辦故未果也居無何小吳王又至語崔曰君其無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無資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窖金可發也卽指示其處崔發之得白金五千兩乃如廣東訪阿鸞於香

港果遇之青樓中年未破瓜猶處子也風姿娟秀粗通
文翰惟自幼流離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贖之歸
遂爲夫婦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朱聞之於曾蓉舫曾
亦溧陽人與崔相識也

黟縣北郊有王某者以工爲訟牒遂致殷富營造新宅
頗極華美一日有數客造其鄰比問王某所居鄰人指
新宅告之遂入然莫見其出也越數日新宅中忽火起
眾奔救乃熄自是火發無時旋起旋滅家中什物每提
擲空中悉皆破壞煮飯於釜飯熟輒雜以泥沙甚至糞
函溺器狼籍衾枕閒月餘不勝其擾王某自作牒將訟

諸城隍神若有人厲聲曰汝伎倆能欺人開官府耳能欺明神欺崇益甚王大懼伏地自投且言知罪願許悔過又厲聲曰速遷去免爾死遂舉家遷避空閉其宅

沈嶽良宜興人有膂力而居心險惡當粵賊之據常州也受賊僞職從之抗拒主帥每掠得婦女必裸而淫之禪國山東南有石洞極深遠婦女避亂者數百人入焉沈積薪焚其洞皆斃之又殺周主廟僧數十人而投神像於廁中賊平逃出竟無恙一日忽病狂家人扶置牀上旋躍起以手相搏曰思婦人來索命又作婦人聲曰彼有力吾曹不能勝宜招和尚來又大呼曰和尚來

矣自是日夜呼聲不絕聲數日家人守者稍倦竟奔出
不知所之半月後有人言周王廟廁中溺死一人家人
往視果沈也徧身青黑七竅流血臭穢不可嚮邇嗚呼
其受報亦酷矣

撫州胡瓊常至城外訪其親串所過之地荒僻無居人
忽見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異也女子顧胡而言曰子
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爲子澣之胡自視良然遂
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猶
在回顧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
衣卻走女子躡其後胡急奔望見前有目人二不知其

爲人爲鬼亦不遑顧直道其處則一巨人者已不見止
有一土地廟比至廟門則女子亦不見矣胡無邪心故
不爲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山陰某甲父子皆嗜食犬犬之斃其手者不知凡幾矣
壬申之秋其子觀劇北城日晡而歸有卑腳花犬隨之
行甚馴擾試呼之卽弭耳從歸甫入門忽跳踉大嗥遠
嚙其股其父聞聲出又嚙之傷於足犬卽走出不知所
往父子中大壽至深號呼一晝夜而死

閩斗陽司馬世魁歸安晟舍鎮人官雲南府通判升同
知一生正直不苟居官亦多善政年老乞歸其卒之前

一日有里人死而復蘇告其家人曰陰間路黑不能行
有人語我曰明日閔公赴雲南府城隍任與從不少必
有燈火前導可隨之往沿途有供張并可得酒食次日
公無疾而終里人亦死死後見夢於其母曰今日從閔
公俱行不愁昏黑且幸爲公錄用不落寞也此事余聞
之閔君小圃卽其族也凡人之聰明正直者歿則爲神
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於福甯知府任福甯有楊明經
廷瑞者一鄉推長者先兄旣捐館舍而楊君亦病謂家
人曰吾不起矣吾夢見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遷擢
去以前公代之辟吾爲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

趨治後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晉江施襄壯
公相傳歿後爲海神者也於是郡人藉藉稱俞公代施
侯爲海神云兄子祖綏曾具先兄事略求余爲傳誌其
言曰明道行狀以伊川而傳文忠碑銘待穎濱而作宏
文鉅筆雖親弗嫌余兄弟似皆不足當此語然吾兄居
官立身具有本末固宜撰次以示後昆而余衰病侵尋
未能握管偶因閔公事附載先兄軼事如此

閔君希瀛字一瀛與余甲辰歲同舉於鄉者也嘗於夏
日在書齋疲欲假寐嘗騰中若有人持名刺來請者從
之至一處官殿巍義兵衛森列登其階見堂上有古衣

冠者一人 本朝衣冠者亦一人皆南而坐其兩旁列坐者十數人惟末坐虛焉持刺者引閔登堂三揖坐者皆爲之起卽引之至末坐曰此君坐位也少頃有吏持文書并以筆墨來分授兩旁坐者而閔亦得一卷其卷首書吏部天官增減司閔八字卷尾亦如之吏請於卷首閔字下書一奉字卷尾閔字下書一行字而中間文字不使展閱書已吏持去坐者皆散前持刺者又引閔至一處有屋三楹額曰增減司告閔曰此君之署也送之出門而醒自是頻夢至其地事畢卽醒閔從不與人言惟所親者得聞之暨成豐之末江南大亂鎮江府城

陷於賊閔時寓滬上一日夢有偉丈夫來見與之謀克復鎮江閔曰書生不諳軍旅何能爲其人曰行軍貴謀不貴勇君其無辭旋有諸將戎裝而來請命從何門入閔夢中率爾曰從東門入皆曰諾俄而身履戎行奉旗斬將大捷而還則身固臥逆旅中也覺勞頓殊甚靜臥三四日乃起果聞官軍收復鎮江矣自是不復夢至增減司治事閔後爲石門教諭壽終於官亦無他異吳沙陽歸安諸生也嘗客山東其子年十九矣在家讀書吳一夕忽夢其子乘馬來遇諸塗責其子何不下馬不應追及之欲與語其子回顧舉鞭欲鞭之旁有一白

鬚老人呵止之曰此人於汝有十九年養育之恩不可
不可吳遂寤月餘得家書則其子卽於是日死矣

羅某業屠一日將殺豕豕作人言曰我應於明日死何
早也乃不殺次日又將殺之豕又言曰我應重至九十
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羅懼售其豕於人改業
不復屠柯某亦業屠一日執豕於牢聞兩豕相對作人
語其一曰今日爾去投生矣我明日亦不免一刀之苦
當隨爾去宜稍待我其一曰諾柯聞之亦遂改業焉又
有鄭某亦業屠其徒鄭三臥於樓上夜半忽下樓自將
左手置礎上以右手舉刀斷之血流滿身大呼倒地咸

驚起俟其蘇而問之言見有人來買豚蹄我割而予之
不知自斷其手也言畢而死此三事皆閔君小圃言之
三屠皆湖州鄉閒人也

金華府城外有某氏婦者嫠也同治壬申年正月望日
村中演戲盡室往觀婦獨不去至二更後其夫弟先歸
呼婦不應從窗隙窺之見室中昏黑惟婦牀前有綠烟
一縷如將燼之燈懼其不戒於火破扉入以燭燭之則
見婦獨坐椅上自剗以上皆焦黑如炭惟口輔不焦其
臭不可嚮邇大駭莫知火所從起足下一火鑪已冷矣
且鞋襪不熱則非由鑪中起也此與第五卷所載咸甯

毛氏婢事同不可解

仁和典史福建林公汝霖字小巖於庚申歲杭城初陷時衣冠坐堂皇罵賊并其家屬同死賊平後當事者爲聞於朝褒其遺骸葬於孤山且立祠焉今所謂林公祠是也公有二子曰慶生曰涇生僉謂同死於賊矣至光緒己卯歲有楚人羅君來游於浙徧覽湖山之勝至林公祠讀壁間所刻碑記知其實肅然起敬留數月仍還楚雇一小舟舟人甚謹愿問其姓名曰姓李名涇生相鄉人也問家有何人曰有老父問母死幾年矣曰小人無母異而詢其詳曰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涇縣

我生於涇故名涇生年八歲隨父官浙城陷爲賊掠至金陵有李翁者憐而撫我卽今老父也後隨之亡歸因姓其姓以操舟爲業李翁無妻故我無母也羅歎曰然則爾爲林公子矣羅有季父官浙中卽馳書告之其季父言於唐藝農觀察觀察言於譚文卿中丞中丞卽移咨湖南由湘鄉令資送來浙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二日至杭州成服而哭於墓中丞卽以其事入告俾承襲雲騎尉世職焉林公忠臣固宜有後昔羅君者亦可謂有心人矣

杭州孫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在端甫月月而粵賊陷

城夫婦偕遁中途遇賊婦逸而在端陷焉賊平後偵知
在端已死婦賃屋獨居抱他人子爲子時其母亦了然
無依乃迎之來同居一室婦上事其母下撫其子惟倚
鍼黹爲活篝火夜作達旦不休而性倜儻遇人則談笑
自如詠諧閒作母疑其志可奪陰遣其中表某甲爲媒
勸改嫁婦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恒以細事譙訶之婦自
夫死悲傷成疾又日夜操作兼爲其母所勸如是十餘
年病轉劇念子已長大可自立已病如此生亦何味乃
乘夜投繯焉是時其母已寢忽若有大聲呼之起者急
與其子及同居之徐某偕入婦室則婦已懸於梁有一

衣繡袍之老者以手稽其足三人者人老者始不覺
乃解其懸幸不死自言初繼時見有老者力止之曰汝
子不惡汝再苦守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負汝苦節也
此老者疑爲社公矣

江浙閒凡學手藝者必三年而成成後授於其師者三
年不取直故俗語謂之學三年幫三年六年之後任其
所往若師欲畱之則必予值矣杭州艮山門外有樓
店其徒陸阿毛者六年滿矣師謂之曰吾有女年十五
與汝年相若也汝再幫吾二年吾以女妻汝陸欣然從
之又三年益勤而其師因家計稍豐擬嫁其女於富人

子爽前約陸請踐言不許請于值計三年之值須錢數萬師又吝不與陸屢以爲言師怒毆辱之陸憤甚縊而死陸本無家故無與師爲難者鄰比之人始雖不平師許厚葬之亦無他言而每夜聞鬼哭聲達旦始休又陸之死也口鼻流血於地其地至夜輒生碧燄熒熒如火高尺許用水洗滌竟不能去師令其女祭之且祝曰嫁後若生子必以爲君後自此遂安靜無他

光緒丙子夏義烏鄉間有某氏兒甫十餘齡夜宿樓上其父自外納涼歸上樓欲臥不見其子呼之不應家人聞聲畢集鄰比亦屬至秉炬窮搜杳無蹤跡方驚疑間

忽見其子癡立階前問所之不答良久乃言曰有一白髮翁到樓上與兒草屨一雙著之招兒同去曰隨我去與汝果子喫兒曰吾家棗實方熟食之不盡豈貪汝果子哉翁促之急兒啼不肯去翁以手捫兒口負兒從窗牖出騰空而去行一里許兒聞家人尋呼聲曰速放我歸吾家人來矣翁乃脫所著草屨仍負兒歸自牆外遙擲之若投物然竟不知翁爲何怪也

咸豐間金華之澤塘有操舟者名興談者失其姓嘗在新安江中有五六人賃其舟比登岸出一銅椎準賃舟之值視其椎刻龍九條雕鏤精工其人曰此九龍椎也

吾祖爲某省軍門時所得珍藏數世矣興受而藏之及還家舍舟陸行路遇一婦問興何往曰將之澤塘婦請偕行至一小橋上婦袖中出酒一壺糴二枚與興曰君且食之妾去卽來興食飲已而婦不至乃攜壺前行有少婦縊於林間急解救之問所苦則其家因失酒糴疑婦竊食婦忿而求死也興以壺示其家且述所遇始悟爲縊鬼所弄也興又前行半里許遇所遇婦人怒而言曰汝壞我事今不汝貸卽見怪狀吐舌長尺許興解囊出椎擊之有光如電鬼卽不見乃知此椎固神物也後舟行至七里瀧值大風舟幾覆興意椎旣靈異必能禦

風以繩繫椎投水中火光迸出繩縋椎沈不復可出而風波果定

義烏人陳坡字東屏官甯遠令時猺民爲亂前任楊林棄城走陳至始平之先是民間毀一文昌閣發地得石有文曰龍尾蛇首犬逐人走三木齊折一土獨守至是乃驗三木謂楊林一土謂坡也又陳在官時夢遊一處額曰蒲團寺壁閒有詩曰破壁禪垣跡已荒人閒幾度感滄桑不如小小蒲團寺萬古鐘聲到夕陽後陳遷里咸豐辛酉賊陷義烏陳避至城外觀音堂一見愕然曰此卽夢中所愿之蒲團寺也明日賊至遇害

湖州人朱新甫於咸豐庚申歲避兵吳江縣之華塔鎮
偶坐茶肆見有一人扶老攜幼叩頭於五十餘歲一老
翁前且哭且言情狀甚迫而老翁夷然不顧朱怪而問
之曰吾與此翁皆鹽城人也吾去歲挈眷屬操小舟來
此賣鮓魚爲賊所劫一家七口幸而不死乞食爲活今
遇此翁適將北反求附其舟此翁不許行將作他鄉餓
殍是以悲耳翁曰附舟可也然自此至家鄉千餘里爾
一家七口途中食用須錢七八千吾亦小經紀人豈能
任歟朱惻然憫之卽探囊取洋錢六枚付此人乃謝而
去茶肆中有人笑曰君受其欺矣此七人者與老翁皆

一黨也朱猶未信一夕有事於河干見數小舟泊焉蓬窗之下酒肴羅列窺之卽向之哭而求者而老翁亦在焉正共飲噉談笑甚樂朱始知肆中人之言不謬初甚怒之繼而笑曰彼自憊言我則不失爲義舉庸何傷乎越五月寇大至居民逃避臨河無舟憤死者甚眾朱與妻孥正傍徨水次忽見一小舟其操舟者卽前所遇鹽城人也呼之卽至載與俱免復厚酬之

紹興人周某嘗與賊之亂爲賊劫至湖州賊魁甚悍一日有狗遺矢於地賊魁怒盡殺其所畜狗最後一黑狗哀號若求免者周頗與賊魁善力請弗殺從之周以此

狗寄養他所居數月周從賊中跳出狗隨之行至德清
宿枯廟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驚起則聞戶外有人切
切耳語蓋知其自賊中來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奪
門出數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後繞道歸紹興大
風覆舟周溺於水狗亦入水銜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
死光緒元年有人見周於杭州城隍山狗亦尙在

吳江黎里鎮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猶青樓也有農家
婦素與青蓮庵中一尼相識豔其所爲常寄宿庵中尼
卽誘與惡少淫其夫屢以舟來迎婦歸尼厭之與婦謀
殺其夫婦始諾之繼而悔焉一日薄暮夫又以舟來尼

與所私者僞言欲至某處使其夫載以往并招婦偕焉
行數里天已暝煙水渺茫杳無人跡尼與所私者用力
推其夫於河婦駭甚欲援以手禁勿許婦大號尼曰若
爲人間知爾當膺極刑我則無恐王法不殺僧尼也婦
信之乃忍不哭仍從尼歸居數日其夫弟來探其兄尼
與婦均言未嘗來此其夫弟徧訪無知者會歲將暮婦
亦歸家私具酒食祭其夫且祝曰死而有知勿我怨爲
夫弟窺見排闥入窮究其故婦堅不承乃執婦并尼控
於官官嚴鞫之始吐實而苦不得其屍時光緒三年正
月十七日也天忽大雷雨屍浮起距其死已五十餘日

而面如生尼所私者人亡去官命役捕之不獲役禱於屍其夜死者見夢於役曰其人在江甯水西門外某姓飯店如其言果得之皆論如律

平望鎮人王阿毛好食蛙製一鐵鍼長二尺許每捕得一蛙則以鍼穿其頸鍼滿始荷之而歸以充饌焉如是者數十年矣一日至其親串家親串止之宿是夜有遠處失火阿毛登屋望之其家臨河而居懼盜賊從水次攀援登屋故於簷端列鐵條數十皆銳其末如鋒刃然阿毛失足而墜鐵條適貫其頸呼號甚慘救之者無法可施乃豎長梯於水中眾人緣梯而上始將阿毛解下

而氣已絕矣其死狀宛然如睡也

盛凝之蘇州人少孤貧而性甚慧十四歲時十三經已卒業其季父命之學賈於錢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某所道出隘巷見一小家數人聚哭甚哀問其故鄰人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遺兒女三四貧不能斂故聚哭耳盛問所需若干曰非銀二十兩不可辦盛所持適有此數悉以與之遂不敢歸店至素所熟識之僧寺宿焉店主待久不至問之其家不得乃與季父偵探三日而始遇之僧寺詰之以告徵之死者之家而信季父痛贖之寺僧勸曰事雖非而其心術可取也季父乃舍之去

盛旣失業遂畱居寺中仍讀書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員始歸其家至咸豐庚申歲盛年已四十餘爲賊劫至揚州踰年而逸流寓儀徵一破廟賣卜自活旋病死廟僧謀藁葬之野忽有守備洪君至廟問知其姓氏里居曰此吾同鄉也少頃請其母偕來母曰昔年爲汝父營葬者與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銀三十兩治其喪寄棺廟中屬僧善視之及亂平洪已官參將親至蘇州訪盛氏問盛疑之無恙否其家曰亂時爲賊劫去今不知存亡洪又細問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則恩人死矣蓋曩時隘巷中死者卽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甯督標

爲兵積功至參將其母常日卽詢知盛之姓名居處時
時爲子言之命其圖報前真州廟中所殯者猶冀非是
今知果然乃挈盛妻子至儀徵以其柩歸葬且厚卹其
家

有友人言二事一則前世之夫今世爲女子一則前世
之妻今世爲男子二事絕奇可紀也云有錢某者吳人
也妻卒將斂矣忽蹶然而蘇張目視其夫曰汝何人歟
夫疑爲譖語婦卽起坐周視其室曰此何地歟已而引
鏡自照大哭曰吾其爲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閩人王
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謂吾陽壽未終命二鬼送

之回途遇大風二鬼爲風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覺身輕
如葉隨風飄墮至此乃化爲女子乎吾本男子讀書識
字家亦小康妻孕未產今當奈何言已復大哭其夫勸
慰百端不應始而不食繼覺饑餓乃稍進飲食夫欲與
同寢輒拒不納如是數月有爲其夫計者曰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彼旣因饑餓而強進飲食然則豈無慾念歟
當以男女之欲誘之夫乃覓得一說平話者日日爲演
說淫褻之事婦始樂聽之數日後忽曰吾婦人也奈何
爲我說此塵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復拒矣遂爲夫婦如
常人歲餘情好甚篤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閩杳無消息

妻產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
赴閨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婦乃慙敘前生事一一
有據且與其妻言當日房幃祕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
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遺腹已生男子矣置
數月始返越一歲婦受孕生一女乃卽以前生之子爲
壻兩家成親串焉又有鄒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
遺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則已嫁矣老儒以課徒爲生
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馬甚都揖
老儒而問曰君其鄒某歟今年若干歲有女一人子三
人乎老儒怪問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

後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鉅富吾擁貲數百萬念君
寒餓恆思周濟以父母在未敢遠遊今父母以天年終
故來相訪耳乃歷敘前生事亦一一有據相偕入室手
自檢點平生故物歛歛欲絕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
名謂其夫曰吾攜萬金至此二子可各與四千以一千
與女而以一千爲君娛老無事更作村學究矣女聞其
事自夫家歸見是少年男子羞澀不前少年呼其乳名
曰阿巧不識我歟執其手而泣居數日請老儒偕至前
生埋骨處蓬顆敝冢在荒榛蔓草中又歛歛久之買地
改葬且爲老儒營生壙焉流連數月乃始辭去老儒命

長男送之歸自此往來亦如親串云

淮安鄉間來一瞽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瞽決其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六然當有兩妻李笑曰吾農家子不鰥足矣焉有兩妻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陳叟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算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則曰偏房命也陳叟怒曰老朽薄有田產何至以女爲人妾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卽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於趙甫六月生一子鄉里姍笑之李之父懼爲門戶羞歸之於母家趙女固貞淑母家知其無他然六月生子無以自明請反不可乃畱

之仍撫養其子而李氏子所續娶卽陳妻女也甫六月
亦生一子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咸譁於李氏之門曰
爾謂吾女不貞故六月而生子今陳女亦六月生子何
也留則俱留逐則俱逐一留一逐行且興訟李父子無
以爲計其宗族姻戚謂其父曰君子兩娶皆六月而
生于趙陳兩姓清白舊家兩女亦皆端好必無他故是
無可疑者也宜迎趙女以歸使與陳女以姊妹稱而陳
女顧長趙女一歲趙猶忿爭乃議不以長幼爲次而以
先後爲次姊趙而妹陳事乃定兩女皆婉婉頗相安俄
各受孕適期不育至十二月始生則皆女也嗣後男女

相開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羣疑盡釋兩女
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兩妻子女各六陳叟之女
竟爲偏房瞽者之言悉驗

右台仙館筆記九

曲園居士

湖北沔陽州庫藏陳友諒殘甲上綴鏤鐵六片各長二寸廣寸厚不及分相傳觀者不可撫弄違則有災什後觚觀察曰夥頤竊據久應火滅煙銷而腐朽之餘猶不容觸忤豈以其取精用宏故厲氣亦結而不散乎余謂古物流傳既久能爲神怪往往有之非必以其人也隋書開皇十一年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顧亭林先生譏其恣睢不學余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其族人霽亭茂才家藏其遠祖尚書公所乘肩輿一具

前明遺物也深廣皆倍於今制其廣可五六尺其深可
容人伸足而臥以竹爲之竹皆作卍字形相傳有觸之
者必頭痛身熱故久而不毀與賊之亂有欲薪之者人
告之故賊始不信俄果大病遂不敢毀至今猶存孔子
曰物老則爲怪豈不信夫

夢香又言其先德觀察公有妾丁氏始入室時適購得
大珠一顆遂名之曰珠圓而甚寔之早死死後數日觀
察丙夜未成寐忽聞啟戶聲疑爲穿窬者披衣起坐以
伺之則丁氏冉冉至坐牀沿默無一語觀察亦悲甚不
知所云如是者相對甚久至天將明丁氏乃縮小而滅

如煙之散於地起視則戶扃如故初未嘗啟也觀察自言他人雖見鬼無如我之真切者惜未一叩其冥中之情狀也

歸安縣南鄉有長超山茂林修竹境頗幽雅山有護雲庵相傳前明凌忠介公未第時讀書庵中偶於月明時閒步山麓忽有老者揖於前口囁嚅若將有言公問之曰我古冢中人也子孫零落絕掃無人來從公乞一盂麥飯耳公不之信笑而言曰吾性好靜故來此讀書而四面蛙聲閣閣遠且不休甚厭苦之苟能爲吾禁羣蛙不鳴當有以報老人曰請遊不見其夜蛙果無聲公乃

具酒飯祭之於荒邱自是厲之左右蛙不復鳴至今猶然

杭州望江門外民汪申聘陸氏女以貧不能娶乃糾集十餘人荷轎而如汪氏劫女以出納之轎中荷以歸女初大哭久之寂然及至家則空轎也大驚返告之陸遁陸氏亦糾衆來奪遇諸塗大鬪而散次日媒妁咸集汪言女尚在陸言女已歸汪紛爭數日將訟於官忽有人見其女僵臥海神廟外以告陸急昇之歸昏昏若癡有時稍清爽自言初入轎中憤怒跳踉忽自轎墜地有數青衣擁之入廟廟中神赤髮垂肩貌甚醜惡而兩耳

皆聾青衣者以女見且以手示意神頷之留使執役所
食皆腥物膏血淋漓女飢甚而不可食役之又甚苛女
終日哭神亦不聞也苛役如故忽聞外間傳言夫人自
海昌還矣衆皆驚以手作勢告於神神亦惶懼急麾女
出遂有數人者曳女出門置之地卽爲人所見然女自
歸家後忽歌忽泣失其常度父母亦厭之歸之於汪汪
與生二子一女稍識人事然神氣之間仍癡騃也

杭州紫陽山之麓有林氏婦晨起汲井忽重不可舉視
之則井中有一赤體小兒長二尺許以手攀縷欲緣之
上大驚奔還告其家人其家人往視則無覩矣而婦遂

得病臥不能起恆喃喃作牒語曰吾金井神童也方浴
何得窺我嗣是妖異大作室中什物輒被提擲毀壞鄰
有秦生者謂其夫曰吾爲汝具狀訴於關帝汝可齋宿
具香燭持狀至吳山關帝廟焚之其夫謹如所戒越日
婦忽下牀而跪曰關帝欲誅我速請秦君爲我一言我
卽去矣其夫謀之秦秦曰旣稱神童而妄作禍祟宜受
誅殛又何言焉已而婦病果瘳秦復爲文以謝

海甯之硤石鎮西有紫薇山東有審山故亦名雙山審
山之顛有智標塔甚壯偉咸豐戊午歲三月初六日犁
明居民忽見審山上白雲瀾灞旭日照之空明如鏡智

標塔旁有無數塔大小不一倏忽萬狀有金碧烜赫者
有榱桷剝落者有八角者有四方者一塔隱則一塔見
約半時許其見六十四塔日高雲歛乃無所覩父老聚
觀皆曰此名塔見讀如見龍仁州亦曰塔朝讀如春見日朝智標塔高
據山顛大逾常制爲塔之王凡數百里內之塔隔一甲
子必來朝之此說誕謾不足信余門下士倪倬雲鍾祥
家於紫薇山麓是日實親見之語人曰雲受日光與水
受日光無異塔影入雲中猶塔影入水中而雲氣變幻
不定故塔影亦隨之而異然形態雖異而止見一塔未
嘗兩塔並見則其爲智標一塔之影可無疑矣

倪倬雲又言硤石鎮有古銀杏一株大十餘圍相傳皆東晉物也一在其家一在蔣氏之園在其家者恒見有白光夜出樹下其兄表魯聞人言銀杏之下實生水銀所見白光必是也乃掘坎埋一大石曰於中俟其出逐而陷之而覆以巨石天明發視空無一物而此後遂無所見其在蔣氏園者頗著靈異人或便旋於旁輒病蔣氏築小屋以奉神榜曰樹神堂亂後官就其園設齋捐局有李甲者役於局中亦見白光出樹下知爲水銀掘坎埋大缸焉俗傳水銀能出入則已成人形收之之法必以刀斷之若斷其頭則所得少斷其股則所得多李

是夕握刀以待見白光過猛斫之果見其入於坎乃覆以石集火伴邏守之天明發視則一蛇蟠伏缸中赤色熠熠長二尺餘見人一躍遂失所在衆共驚異翼日李大病自言犯樹神當死火伴多方禱禳逾月乃瘳

長洲秦雲字膚雨自言二十一歲時方盛夏至所親范夢庵家主人爲設餽餽甫食其一忽眼昏耳鳴覺神已出舍飄飄然若御風而行不能自主至一處兩山夾立中一大路長松老柏蒼翠可愛其左畔山巔有一亭乃由麓而登見亭中樹一碑碑文奇古不可識亭後一徑頗曲折遵徑而行徑盡得一院宇朱門洞開入之其庭

甚寬廣左植幽篁數株風來成韻右一大樹綠蔭滿庭
樹下有巨石二童子坐其上見客亦不問所從來登其
堂空無一物堂後又有庭較小於前其右有門門內一
池清澄可鑒旁有小樓面池而構上縣一額署曰詩天
愛其地流連久之及出則兩童子不知何往矣復至亭
中遠矚見有朱藁碧瓦隱見雲間歎曰如此境畝豈人
間所有吾其已離人世乎因念家中骨肉不覺失聲大
哭忽如夢醒則卧榻上范氏之人環立其前皆喜曰生
矣生矣蓋冥然若死者已一時許范氏爲延醫診視湯
藥襍投而秦固不知也至是乃覺憊甚若大病甫愈者

然三日之後始復其原秦有遊詩天記敘述甚詳余撮其略如此

光緒六年二月某日湖州府祭蠶神廟有一樂工於四鼓時至廟伺候廟與東嶽廟鄰其地空曠時官猶未至夜景淒清樂工出廟閒步見東嶽廟中燈火輝煌人聲嘈呶竊窺之見掌上坐者面目不甚可辨階下跪一囚一不相識一則城中開珠寶店之某甲也俄見獄卒猝某甲投油鑊中大驚趨出還顧則黑暗無覩矣祭畢歸以語人人莫之信不三日而樂工死人始異焉訪之珠寶店則某甲已臥病未幾亦死死之日徧體糜爛如火

灼者乃悟樂工所見之不妄然某甲平日亦無大惡罔
測其由有知者曰前年洞庭山有某氏婦私託傭婦以
珠玉寶石之類售於湖郡媼至郡城亦無熟識者惟與
開眼鏡店之某乙有舊乙引之至甲所議定價值洋錢
一千有奇媼先取奇數餘則甲書券付之媼還舟甫出
太湖口遭風而覆同舟死者大半其地距城止十八里
甲聞之卽往視媼屍已爲人撈至湖邊甲發其衣則券
在焉取以歸私計此事惟乙知之乃以洋錢一百賂乙
使祕其事乙從之山中婦聞媼死知所託之物無可究
詰縊而死甲罹陰罰其以此欺同輩之因卽乙無疑矣

或曰婦聞媼死而死非因甲與乙之乾沒其貲而死也
甲乙宜若無罪焉然甲一聞太湖有覆舟者卽冀幸媼
死及往視果然遂搜取其券以歸此其居心爲何如邪
婦雖不死於甲而甲有可以死婦之道乙之罪或可薄
乎云爾甲則難從末減矣

光緒元年二月上海招商局輪船名福星者覆於黑水
洋江蘇海運委員死者二十一人滿洲長小巖大令長
懋與焉其眷屬住江蘇省城猶未知其事一日薄暮其
妻見大令自外入倏不見驚告於人忽仆地作大令口
音泣述死狀并邀其同鄉恆月坡司馬恆坦至託以後

事未幾凶問至果如所言月坡乃爲經理其喪焉越三年又有朱雲甫觀察事與此相類朱雲甫名其昂浙江候補道江蘇寶山縣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爲業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君創之也購火輪船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卽附其船以達朱君實專司之光緒四年住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出輪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其家一僮婢忽仆地作朱君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尚可活十二年爲醫藥所誤今附某輪船南歸已至矣舉家正其惶駭而輪船中卽送信至蓋人之初死靈爽

猶存意所專注雖遠必達聖人知之故始死設重以依
神虞則有虞主練則有練主皆欲其靈魂有所式憑不
至遽散也講學家必執無鬼之說魄降魂升歸之太虛
無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衆矣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婆每出必於夜千百犬隨之而行
人或遇之輒爲所隨相傳久矣杜牧舫觀察言其戚儲
惺甫農部於冬夜飲友人所醉而歸持鐙獨行過菜市
口是日適決囚遺血在地有臣犬俯而舐之正當大路
惺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
去惺甫大駭歸卽臥病遂不起所見豈卽神婆邪

筱舫又言惺甫官京師時貴妾生一女甫生卽問爾家
何業其音甚細而清脆可聽告之曰京官也遂不復言
至周歲後牙牙學語與常兒同及惺甫卒妾別嫁挈女
以俱女時四歲矣一夕忽語其母曰明日大姊夫來當
從之南還明日而筱舫之弟筱珊太守至其妻乃惺甫
之兄子也因念此女恐其淪落故來相訪其母知不可
留遂使從筱珊俱南時杜氏嫠居淮城聞其至婦
女悉迎於庭女獨牽其姊之裾投其懷中而泣女與其
姊初未嘗相見也舉家咸異之留杜氏五六年送之歸
湖北儲故湖北人其嫡妻猶在也嗣後與杜氏不相聞

計其年當已嫁矣不知有異人處否也

王孝子名繼穀字子詒會稽人父爲鄞縣教諭光緒五年教諭君病孝子禱於城隍神請以身代然父竟不起孝子大慟曰神不鑒我由我不以身先之也事母俞益謹一日私語兄曰昨夢父告以母祿將盡奈何明年三月母果病時其家猶在鄞其兄子獻孝廉奉父喪歸葬會稽獨孝子留侍母病已而聞兄營葬畢將歸喜曰事母有人矣於四月五日冒雨走出至暮不歸明日或言有素衣冠者偃立月湖賀公祠外水中往視之果孝子也不知於何時死立而不仆祠前衆樂亭上黏黃紙一

幅大書漱六道人歸真處七字又有小字云漱六道人
者會稽諸生也年二十一隨父至鄞己卯十月二日父
卒越一百八十日入月湖以去時年二十九蓋孝子於
兄弟行居六故嘗自號漱六道人云已而又於其書案
得二書一致其兄子獻一致其弟子虞致兄書言本欲
留數日面訣乃去來有定時不能如願致弟書則處分
身後事歛用白布道袍勿用僧道作法事一時咸其悲
歎然莫知其何以死也久之於廢紙篋中得其禱神疏
稿其畧曰繼穀於去年臘月之望夜夢不祥次旦卽瀝
誠上疏請折兒算以益母年乃入春以來母體違和日

益沈頓因憶去秋父病乞以身代良由志願未堅以致
精誠莫達椎心泣血悔恨何追今母抱病日亟而兄在
越未歸力竭計窮淚枯腸裂若空言籲禱恐難感格神
明刲股剖肝不免傷殘肢體曷若踵洎羅之行嗣曹江
之志削兒紀算續母桑榆至於晨昏侍奉尚有諸昆似
續宗祧已延弱息塵世利名固非本懷身後毀譽在所
不計湛湛月湖寸心可鑒神聽不違哀此愚忱乃知孝
子實因代母而死遺筆不言者恐傷母心耳其兄在里
門夢孝子乘白馬渡江而來從者甚衆前有金牌大書
孝子悌弟字已而訃至然則所云來去有定時者必非

無因矣子獻寓書於余請爲銘誄以傳其弟之奇孝余
養病吳下未有以應先書其大略於此

距天津百里而遙有地曰唐官屯亦一邨聚也光緒庚
辰夏其地有民家女死於雷年甫十五六耳久之有知
其故者蓋其家多畜鷄而恆爲人所攘女甚憾焉日蹤
跡之無所得有某甲者夫婦年四十餘甫得一子皆大
喜乃於子生之十二日爲湯餅之會殺鷄使婦烹之而
自出外買酒肉之類女至其門外見有鷄毛疑焉入視
之婦適奏廚北俗所臥煖坑卽與竈相連女見鍋中熱
氣炯炯啟會而視鷄也恨曰此必昨日竊之我家者顧

視坑上一嬰兒方呱呱而泣卽抱兒置鍋中仍爲蓋之
而出婦如廁還失兒覺鍋蓋微有異發視則兒與鷄俱
爛矣痛甚倒投水缸中以死其夫持酒肉自外至兒死
於鍋婦死於缸莫測其由亦縊而死其家更無餘人鄰
比爲殯之而已無窮究其事者及女死於雷鄰女之與
女狎者知此事始爲人言之

同治九年三月紹興府南門外從空墜一女年十七八
貌頗娟好問其姓氏言語不能通以手示意索紙筆卽
與之自書蜀人訛成都三千里隨母至田閒忽爲狂風
吹入空中瞬息至此道旁觀者如堵墻有一士一農一

賈皆欲得之以爲婦里長聞於官官命自擇所從顏
不對固強之乃指爲士者遂以鼓吹送歸成禮秀水錢
心庵作鶯啼序一闕紀其事按元郝文忠臨川集中有
天賜夫人詞亦蜀人正與相類又光緒五年十月初十
日京師安定門外有地名八公爺墳是日午後天忽起
旋風其地有十五歲之女在途被風攝至半空逾時落
下卽斃其半面焦黑如墨同一風吹女子而有幸有不
幸昔人所以有茵溷之喻也

河南潁州人李麟生玉方以縣令需次江蘇自言幼時
至桐城一親串家其家適請狐仙狐仙乃姊妹二人一

女巫主之巫至先相度坐處分前後二室前室陳果餌必精美後室則粗具蔬果而已蓋以待其從者也甲夜仙至聞其語不見其人俄而後室中哺啜之聲大作前之人責之曰此家以禮相邀何太無狀內竟寂然乃詰主人所問何事一一酬答既畢辭去一人曰可瞻仙範否應曰可其來時置梯於中庭及去見二女子拾級而登及靄而隱年可十六七容貌昳麗而身材甚短較之常人不過三之二而已仙畏燈燭光雖香煙亦避之惜麟生方齟齬不能言其詳但記大略如此

蔣清翊字敬臣蘇人也以知縣需次浙中性耽翰墨注

王子安集頗詳贍余嘗爲作序知余蒐訪異聞乃以紀
夢數事見示今錄如左其一事云同治壬戌歲在安邑
縣夢坐花下湖山石上有一大池池之北書閣瓊窗悉
以五色頗黎嵌之中有諸女笑語聲問此何地一女曰
此君舊所管領之寒香洞也何忘之邪夢中亦自憶爲
舊游之地俄鼠觸物有聲遂覺又一事云丙寅歲附輪
船至天津中夜夢至一處圖書滿室有人告曰此爲少
海上帝命唐龍門王勃在此修金臺仙錄俄而王出夢
中以王集多散佚求觀其全王抽架上一帙示之是太
極宮飛霞閣銘有序文甚長可數萬字讀已王命送出

聞舟中人語而寤則舟進煙臺口矣又一事云戊辰歲在蘇州夢鄉人簫鼓賽神問何神曰秦穆公也夢中爲作祭文覺而記其一聯云雄狐定首兆霸跡於韓原雌雉興秦膺靈符於陳寶憶封禪書祠陳寶是秦文公頗悔用事之失後讀索隱引列異傳則作秦穆公夢語固不誤也

雲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墳雖碑誌無考而草間石獸猶存故老相傳妃卽圓圓吳梅村所爲作圓圓曲者也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煙

龍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
璫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闢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
東廂爲設食樽酒簋貳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
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選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
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衣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
妾卽邢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隴就平念
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爲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
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竺落宮鄭問
竺落之義曰竺落皇笏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載在道經
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并吟一詩曰

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中我商山下
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
俱無所見惟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林掩映
而已然袖中玉筍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
腐墨色亦闕淡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圖
遺詩託諸箕筆東海劉古石傳會作商山鸞影傳奇獨
失其真蘇人蔣敬臣爲余言如此因紀其大畧至其詩
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錄也登落皇笏天據道家
書爲十八色盼天之一云

常州一女子談者失其姓氏自幼爲父母賣於妓船女

絕色也。船媼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健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監其色，爭啗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媼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爲計。咸豐己未歲，媼載女至潮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爲佳士也，遂與訂嫁。娶陸去，女白媼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即辭母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媼知不可奪，諾之。女感媼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貨，女出私蓄洋錢百五十，昇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

卽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憫女而惡陸之無行強使經紀其喪焉余亡友徐誠庵大令爲作蘭陵女子傳

月桂者直隸樂城妓也家貧父母強使爲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爲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異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旣入無寒暄語輒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

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某所桂唯唯屆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勗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闕然桂與尼俱杳矣

四川石泉縣劉氏女許嫁同邑羅氏子羅氏子與女同齡年十五遭疾而卒女欲奔赴父母不可意常戚戚家人慮其死嚴守之父母潛受他姓之聘祕不使知女微聞之佯爲歡笑父母以爲無他也其明年三月十六日距羅氏子歿週歲矣適父母兄嫂俱外出女挈其妹如鄰媼家先是媼有子失足墮江死其婦聞之亦投江以

殉蓋其家屋後濱江女素所知也語媼曰頃傷於手聞
媼後園多藥草願往求焉妹時年十二矣諾曰姊傷手
吾奚不知索觀之女歛手袖中不使見旋乞火燃香執
之而出媼詰何爲曰辟穢氣耳妹覺有異從之出後月
女插香於地拜且泣妹問之不答趨走江邊妹摻執其
袂女急解外衣擲付妹曰好事父母吾去矣一躍入水
其族祖劉翁自隔江望見之疑是女急使人掇之出面
如生而氣已絕其上下衣縫紉不可解亦不甚沾濡但
肩背間有方尺許者稍漬水曰蜀俗死於外者不以尸
入室議殯於門外其嫂曰小姑從容就義雖死猶生請

以尸入我任其咎乃奉尸俵於堂親故來弔者咸歎美之而父母所許之某氏子亦至願一見其面或曰不可或曰是固舊姻也庸何傷時女已小歛某氏子至女側女口鼻忽出血噴其面某氏子驚仆興歸逾月竟死道光壬辰年有司以文貞烈聞於朝旌其閭命下之前一夕其母夢女來曰女奉上帝命爲湘江之神不克在父母左右矣語已而拜拜畢有從者數十輩爲女易冠服色皆純白衣竟欲去母挽留之忽然而寤以爲積想所致而湘江中有人墮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狀則少女而白衣乃知卽劉女也嗣後靈蹟甚

著邑人醵金建廟顏曰泃江水神廟香火頗盛至乙未歲其姪劉斗山明經自他所聞其里火不及車馬徒步而歸未至家已暮矣至一橋見有人迎面來肥而短其身正方既過念世間安有如此人豈鬼邪回顧之見兩燐火大如楮投之以石其人復來與相對而立燐火熒然瞋目視之則縮小如豆稍瞬復大如是久之其人長嘯而去斗山不覺自隨之行俄聞水聲悟曰此必溺鬼也却立不前而昏無所觀覺有數人牽曳之正危窘間忽聞呼曰娘娘來矣皆散去有人撫其背曰兒何選事邪彼不相侮擊之何爲幸兒有後福彼尚不敢肆否則

吾來亦無及也兒可速歸慰汝祖母且告家人勿遷吾墓斗山豁然如夢醒知爲其姑也歸入門則祖母方泣詢之言夢汝姑來是以悲也女墓濱水其旁多他姓冢葬後江水齧其處成一小嶼四面皆水環之似不欲與相混者家人慮其淪入水中議遷葬聞斗山言乃止後斗山二子方幼穉自鄰村歸春漲暴至陷於水有女子抱持之行半里許登岸語之曰我乃爾祖姑也斗山之母歎曰吾小姑已成神尚不忘母家如此乎斗山之母卽前此定議殯女尸於堂者也斗山於丁酉歲得拔貢生神所謂有後福者其謂此邪余與斗山有同歲之誼

亦嘗相識於吳中此事則斗山言於徐誠庵誠庵筆之於書故余得知之

四川茂州西南有馬廠山其高數十里盛夏積雪不消土人言往往見山市云有熊姓者以淘金爲業聞是山多金苗往尋之至山深處忽得一聚落居人數千家雞犬相聞廬舍櫛比熊游覽忘路遠近久之飢甚見一東南嚮頗壯麗有白髮翁負手立門外顧熊曰客自遠方來乎曰然又曰得無飢乎此間無沽酒市脯處老未當作主人脫粟一餐不賣直也能稱謝從之入出鷄黍如夙具者熊食飽興辭翁問客何爲來告以故翁曰山中

固產金然外人不知其處徒勞無益客不如傭於我家
 雖得直不豐然較安逸矣熊從之翁自言李姓相待優
 渥熊操作之暇游於市井皆殷勤款洽樂而忘歸一日
 李翁命人洒掃庭內陳設一新熊問故曰臘日祀先祖
 耳熊自至山中不知歷時幾許聞翁言知迫歲暮悵然
 思歸翁慰留之曰暫還當復來耳翁曰客必欲歸請以
 明日其夜翁出一物包裹重疊授之曰薄具備直不能
 豐也在汝家可數年溫飽矣然須祕密雖迷頭人勿洩
 也能謹受教而異其言夜方午翁趨熊起曰趁月色可
 行以蒸餅數枚納熊懷中曰飢則食此可至家矣元宵

後仍來此勿爽約熊甫出門卽闔行數步回顧則廬舍
皆無惟斜月欲落樹林深黑而已大駭以爲遇鬼探懷
中則餅故在噉之甚甘乃於路旁稍憩天明出翁所贈
物發而視之黃金可二十餘兩驚且喜慮復來迷路折
竹枝數十沿路曲折插之以爲表識及入城則城中人
方祀竈急回家出金易錢鄰人問金所從來不以告鄰
人疑焉遂爲蜚語謂熊出行劫熊不能復隱具述所遇
鄰人欣然固求偕往屆期轉相招致至十餘人偕入山
尋向所插竹歷歷俱在而無復人跡登高眺望見有犬
數十頭從山下至及近則伏地大吼悉化爲虎傷者數

人踉蹌而歸

茂州環城皆山夷漢雜處距城十餘里爲塔山墩依山構屋曰奶奶廟奉一女神不知名氏番人皆嚴事之廟恆扃遇祭賽始一開有土人何某者爲人執擔纏之役每歲事輒先返火伴問之則曰待汝於塔山墩如是半載火伴疑焉施行從其所之而瞰之至廟側之士穀祠一叟出與何其語語已偕入瞰者隨入則叟已杳惟何獨行至祠後有門通於廟及門門啟何人門瞰者仍尾其後門有闢者亦不禁也男女數十輩迎何入爲易衣履儼然貴人望殿上陳設華麗非人世所有意其爲鬼

魅大聲呼咤之忽昏然仆地詰旦始寤則人物俱渺惟何臥地上似已死者而肌膚猶溫衣服則垢敝如故屢呼之不應惶遽欲出而扃鑰甚嚴乃呼於牆隙番人之守廟者聞之訝其何以得入敗鑰出之詰其故知內有死者乃問於州牧周公受田命駕往驗至則何已醒矣問之自言上年過土穀祠遇一叟招與語欲以甥女女之辭以已娶叟曰固知之然此有宿緣以爲外室無傷也遂贅於其家女貌甚美家甚富謂我福薄稍賜之使足衣食而已嗣是常宿其家昨夜偶多飲而醉故晏起耳不自知僵臥廟中也周以爲妖欲火其廟番人羅拜

乞免乃已其後諸番人以何爲奶奶之壻咸尊敬之何
擔負往來仍止宿廟中暇者後亦無他何云是夜已與
女均不知有賊者也

董叟茂州人善符水之術老而喪婦無子攜一女僦居
廢廨有族子某常外出唯其婦及四歲子依叟以居一
夕婦與女共話至夜深攜子入室女亦歸寢詰朝日過
午矣而婦門不啟窺之見與其子相對坐呼之不應破
扉入則婦與子俱死子有燒痕一綫自足指入陽道中
婦亦有燒痕入於陰視其面懽然無戚容撫其腹空空
然如腸胃已燼者室故有地爐然無繩燒及人之理皆

大異之叟以此屋不吉遷於他處旋贅潘氏子爲婿次年正月婿與女偕出賀歲過廢廨之門婿忽欲入女止之婿卽頭痛不可忍女急與俱歸言於父叟知其遇祟爲施救勒痛稍止其夜叟就寢忽聞女室中呼救聲持炬趨往則女背爲鬼火所燎其光深碧内外衣皆焦灼殆將及膚以水沃之始熄女迷惘不能言久之乃云見媿使其子持其兩手而舉火蒸其背窘甚而不能出聲幸亡母來疾聲呼救始獲免耳女所云媿卽族子婦也叟復以符水治之女遂安婿亦無恙前第五卷所記毛氏婢第八卷所記某氏婦殆皆此類乎

茂州古汶山郡唐時曾陷於土番人民稀少從州泊東
行六十里爲甘溝西行二十里爲打鼓石沿途置店以
待行李之往來應門者皆嫗者皆婦女也其婦女之貌
美者恆有異瘰土人名之曰毒藥鬼每立春立秋兩節
間天癸至而疾作作則腹漲如鼓皮膚皆腫口眼及十
指甲流出黃水至夜而煩懣更甚其人身畔密藏小竹
筒雖其父母其夫不使知也筒中儲各獸之毛犬豕牛
馬驢騾皆備暗中拈得一毛其毛爲何物魂卽化是物
出至曠野迷罔行人往往受其累閒或遇有膽力者執
而捶擊之則哀鳴乞憐天欲明窘更甚輒自言其姓氏

里居人或殺之則病者死矣病人所流出之黃水人稍沾染之卽中其毒病亦如之而病者得以稍開故凡有是病者相戒不食於其家或不得已而就食則以赤銅置食器內毒不能中異哉此疾視粵之麻瘋粵之畜鹽更有甚矣以上蜀事數則皆徐誠庵所記其子思贊錄以示余蓋皆聞之蜀人劉斗山者也

咸豐間功令凡親喪因兵亂不及奔赴者雖已服滿仍命解任回籍持百日服於是余親家翁樊君玉農由河南府知府回湖北咸甯縣籍持服而滿洲人德公實來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與德公

之父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之誼其王媼與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公以事遣戍有僕負羈縲以從臨行叩首於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媼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卽吾女也於是遷蓮於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媼爲姨請於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爲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爲妾與其婦化離王媼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爲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於室久歸

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卽我妻矣王媼曰廣陵之婦
口舌可畏阿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媼
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請德以禮娶之視
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州裝束故王氏偵者
不覺也其性陰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閒之德怒則
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
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
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德甚愛蓮不能
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爲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
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

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
弟於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
之曰吾與若緣盡矣吾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
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
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當爲
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爲我買好
棺一具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媼之千來爲河南府
丞王媼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曰至未乃王氏未至
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圃園故
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卽奮

身入於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於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旣死而王媼至大罵於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償吾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爲蓮盛喪葬之儀使其弟入爺以妻服服之時余長子婦樊尚從其母居河南府署故知之甚詳焉蓮以小家女深明大義從容死節視彼持梁齧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大兒婦云當時聞署中人稱爲王姑娘以其來從王媼家故云爾實非其姓也

衢州人傅翁無子買他人子爲子已爲娶婦矣久之其

子知所生父母在某所遂亡歸省視而其父母自賣子
後以居積起家頗足衣食得子大喜語之曰汝在孕時
與某氏指腹爲婚姻今其女長成當爲汝娶之子告以
在傅氏已娶婦父母曰此傅氏婦吾何有焉卒娶之而
某氏女美子甚暱焉遂欲絕傅氏而傅氏失子後其婦
日夜悲泣傅翁乃蹤跡之得其子挾以歸好語之曰天
性之恩固不可絕然吾自幼卵翼汝以至於成人且有
婦在庸可絕乎今後宜往來兩家兩家各有婦將來各
孫其孫可也子唯唯而以傅氏所娶婦不及後所娶者
美雖居傅家情意落寞其婦則事之如初不以其別娶

爲恨然于意益厭棄之一日傅翁夫婦方燕坐聞子舍
中聲息絕異奔視之則子以繩勒婦喉婦氣垂絕而子
猶力持繩兩端未釋大驚急叱其子出百計救婦婦乃
蘇問狀婦惟垂淚而已有小婢在側述知子引繩向婦
婦延頸受之略不撓拒婢欲出告人婦猶搗手止之舅
姑問何意婦歎曰新婦不得於良人雖生何味不如死
良人手之爲愈也舅姑益憐之然自此其子竟絕迹於
傅氏舅姑不得已乃歸婦於母家勸之他適數年後舅
偶遇之婦猶出拜舅勸喻之執志如初是亦可悲矣
杭人有娶婦者言昏之夜婦不與同衾防禦甚嚴如是

者一月壻竟不得近壻恨甚俟婦歸甯出其衾與所親
者觀之以麻綾密縫僅容一身每臥以足逆入若蛇之
赴壑者然衆咸異之外舅姑知其事咸勸其女竟不聽
乃謂其壻曰必爾等成婚之日適值孤辰寡宿是以如
此當爲爾掃除別舍選擇吉辰復行花燭之禮壻唯唯
而已逼近歲暮人事紛紛亦未遑暇也壻以將度歲來
迎其婦其婦涕泣不肖去父母強之乃歸夫家是夜壻
入室婦避燈後不與語壻不得已先就枕婦則坐以待
旦雖宵寒徹骨不顧也自是壻亦憎惡其婦屢與反目
一日因小故忿爭壻痛哭竟夕詳書婦來歸後情狀黏

署大門竟去不知所之鄰比競集議其所害有云非入空門卽尋死路是其生死不可知矣此真所謂怨耦者與

余嘗館江西玉山縣其書室之前卽爲帳房而帳房卽在二堂之左官坐堂上鞠囚聽之了了笞撻之聲不絕於耳每夜靜猶時聞肉鼓吹也一日與諸友坐帳房間話聞堂上笞一囚而瘡瘡呼痛之聲

瘡音威二字見輟耕錄

則女

子也諸友趨往觀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俄而諸友反余問何所見曰批頰耳余問以何罪受刑曰此婦與一僧通姦乃置毒食中謀殺

其夫夫中毒腹痛欲裂號呼之聲徹於四鄰於是鄰人
厲至灌以糞汁而吐之幸不死乃其聞於官官逮婦及
僧訊得實視其夫奄奄一息呼醫診之醫曰毒尚未盡
復飲以藥夫踞地大吐始而黑繼而紫終乃紅色醫曰
毒當盡矣然藏府受傷不淺姑飲吾藥養其藏府滌其
餘毒三日不死乃可保也官以此婦淫毒如此故批其
頰二百若夫死當論如律也言次一友袁姓者曰國
家定律婦人犯姦罪去衣受杖此婦淫毒如此不依律
決杖乃僅批其頰得無失之寬縱歟余曰不然自古無
婦人去衣而杖醫者若史策所載北齊武成裸文宣后

李氏撻撻之此淫亂之主所爲豈可爲法歟婦女受杖之律莫詳於元史刑法志其文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女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鬪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固前代所有然所謂杖者杖脊也非杖髀也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髀矣及明初定制笞杖皆髀受訊杖髀腿受無杖脊之條於是婦人受杖者亦以髀腿受而又沿襲前代去衣單衣之例遂有去婦女之衣而

據其弊者此有明一代之弊政實與婦女發教坊同一酷法也 本朝律例雖沿前明之舊犯姦婦女去衣受杖然官吏多仰體 朝廷德意務崇寬大於婦女杖罪多不的決後此儻有建言君子刪除婦女笞杖之律或亦盛德事乎其時有吳君者刑法家鄞輪老手也歎曰君言是也往年乾隆間江西有姦人僞爲女子黃緣入人閨闈恣行姦穢後事發臺司籍其所與亂之婦女均科以利姦之罪命所在地方官名捕之依律決杖一時誼傳云諸婦女到官皆將去衣決杖無賴子弟日集縣門伺之諸婦女聞之知逮者將至往往自經死亦有杖

畢不勝羞媿而死者若從子之言造福無量矣此段議論余蓄之已久達齋叢說中有漢唐改筭法說廣楊園近鑑中載某縣令事均略及此意今撰筆記偶憶舊說因復詳述之如此

光緒六年五月間湖北漢口鎮人見江中流下一木版其版凡數重以巨繩纏束之上臥一女子貌頗娟好四肢皆貫以鐵環釘著於版不能展動旁置錢三千文又有資壘一具中實餅餌卽在其右手之側膀下有一人頭視之僧也已臭腐不堪版上插木爲標書其上曰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則仁人君子取此

錢買棺斂之若其不死則有餅餌可延其數日之命見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盜女娼於是見者皆不之救任其漂流而去金口距漢口六十里莫知其爲誰氏女也或曰次日流至一地名曰葛店爲人所救亦莫知其害

鎮海縣鄉間有兄弟四人出海捕魚還至甌亭將進口矣適有出口之船滿載貨物而來見漁船將近懼其相撞大聲而呼兄弟四人執不肯讓故意搥撞彼舟竟覆有一人從水中以兩手攀舷求救漁船之傭請命於主四人皆曰若救彼起必謂我觸沈其舟反噬口舌不如

死之引刀斷其一手其人猶以一手攀舷不釋乃并斷之始隨流而去是年夏六月天大雷雨兄弟四人俱在家中爲雷擗至中庭擊死其傭亦爲雷擊口尚能言歷言前事而死

秀水北鄉楊舍村有沈氏兄弟二人皆農夫也伯生子二仲生子一仲妻楊悍而貪日賂其夫求異爨已許之矣而楊又私計若伯之夫妻父子皆死則伯之田亦歸於仲利孰大焉適值農忙楊招其母來助已遂與母謀將置毒於飯以斃伯氏時爲五月二十三日其夜雷雨大作電光直射楊所居屋楊之子甫四歲呼曰雷至矣

蓋有所見也楊罔知顧忌次日先以昨所餘飯供母與夫而使母更漸米煮飯飯熟將寘毒焉雷又大作母懼止女楊不聽自入室取所蓄醢霜未出而霹靂一聲楊死於房母亦倒地掖之起良久始能言述楊之陰謀如此仲買棺歛楊舁至桑田中是夜雷仍不絕聲質明往視則棺破而屍見矣此與鎮海捕魚者事並在光緒庚辰歲按論衡雷虛篇力破世俗雷爲天怒之說而謂雷者太陽之激氣太陽用事陰氣乘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其理精矣近世泰西人之說以爲雷者天空之電氣電氣之爲

用至廣收而用之可以代燈火通言語製器物而人或
觸之則具禍亦至烈是氣尤忌五金之物故船桅屋柱
皆忌裏鐵恐引電氣下擊也其說尤言之鑿鑿然如此
等事豈得謂無神物憑之哉竊謂雷本是氣而既有是
氣則鬼神卽假是氣以行其誅殛之法正如水火風皆
天地間所本有而佛說有火災水災風災則鬼神卽假
此以成其劫也武乙僂辱天神爲暴雷震死明載史策
必如王仲任所說漢時畫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
固失之誕妄然竟謂無神以主之人之遇雷而死者適
然耳則又夫變不足畏之說君子無取焉